

白 大 山 黑 水

农业生

设工作的第
农

全州人民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
起来，大办农业，
寨县的伟大政
同志参加了广播大会，出席全国农业学
全州七十万人收听了广播

[illegible]

一个上海知青的 尘封日记

范文发 著

珠海出版社



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卅周年

白山黑水

一个上海知青的尘封日记

I253
1057

I253
1057

SBU67/08

④/1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山黑水:一个上海知青的尘封日记

ISBN7-80607-460-0/I·203 ¥12.80 元

I. 白…

II. 范…

III. 文学-纪实-中国知青

IV. I253

白山黑水:一个上海知青的尘封日记

©范文发 著

终审:成平

策划:吕唯唯

责任编辑:吕唯唯 冯建华

装帧设计:冯建华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址:珠海市吉大景乐路图书大厦4楼

电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照排: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刷:广东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7.75 字数:160千字

版次:199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80607-460-0/I·203

定价:12.80元

走近文发（代序）

温 愠

认识文发，是在刚上大学的一次联欢会上。他应众人之邀，唱了一段沪剧紫竹调，婉转流畅的旋律，新巧细腻的唱词，着实让我这个东北人感到了与南方人的差距。此后虽然同窗四载，由于不同宿舍，各自都忙于抢回被“文革”耽误了十年的读书时光，彼此了解不多。

同学是缘。毕业数年后，我与文发在深圳邂逅，又在海口相逢，后来竟不约而同地在珠海定居。从这时候起，我们往来频繁，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

无论是外貌还是气质，文发都属于标准的上海人：办事稳健、头脑聪慧，举止言谈永远流露着静悄悄的“上海文明”。他和所有的“老三届”一样，没能逃脱上山下乡的命运，只是这种命运由于是从发达的大上海到落后的穷边陲务农而显得更加凄凉和冷酷。有什么办法呢？那时整个民族都是千疮百孔，我们这些十几岁的文弱学生又如何能幸免？令我惊讶的是：文发在远离故土和亲人的穷乡僻壤，在没日没夜的超负荷劳作中，竟始终对生

活保持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每当夜幕降临，他便进入诗歌的王国，用艺术追求洗去一身的疲劳；为了改变命运，他站过柜台、开过照像馆、当过公社文书、做过农村教员，最终又在文革后的首届高考中，斩关夺将考入吉林大学。十年多的北方磨难，显示了文发顽强的生命力，这里固然有当地百姓给予他的温暖和支持，但更多的还是靠他自身的坚强。正像他在本书中所说的那样：“天生我材必有用”是我的座右铭，人不能这样消沉下去。我找出自己偷偷带到农村去的《唐诗三百首》，每天摘录几首作为自己的任务在劳动间歇时拿出来背。诗中的哲理、意境让我心旷神怡，不但驱走了心中的苦痛，还减轻了四肢的劳累……这字里行间分明流淌着一种不屈的进取精神，闪动着欲有所为的火花。重要的是，在那个没有个性没有真理的年代，文发的这种精神和火花并没有沾染当时的“革命高烧”和对人生惨痛感的佯装不知。相反，他一直在思索、一直在拷问自己以及同一代年轻人的命运。“上山下乡”是件坏事，“青春无悔”更是欺人之谈。尽管他无法弄清这场苦难的全部成因，甚至也曾喊过一些时髦的口号，但骨子里却时刻保持着文明对愚昧的警惕，时刻不肯认同扎根农村的命运。

然而，人的理性和感情有时竟互相冲突。文发一方面靠理智和奋斗摆脱了务农的命运，另一方面，他回城后又每时每刻难忘延边。我知道，这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知青情结”。于是，他不远万里返乡探友；他伏案疾书，写作本书。但这并不是对那场荒废了无数人青春的土山下乡运动的怀念，更不是赞美。而是从生命的角度，对那段刻骨铭心的历程的一次感叹。北方的粗茶淡饭和冰天雪地，把他这个上海人活生生地改造成了半个东北

人，甚至连喝酒也变成了豪饮。这其中的故事和经历注定是非常悲壮的。但文发毕竟是个多愁善感的文化人，所以在他的书中依然以深厚的感情，对那些质朴的“阿兹妈妮”“阿兹爷爷”、对那片曾养育过自己的黑土地仍给予了真挚的思念。这种情感在他那篇《万里“长征”》文章中有着急切而火热的展现。

如其说这本书是文发对自己上山下乡往事的回望，不如说是对整个一代知青命运的提醒。这不能不让老知青对那恍若昨日的遭遇产生既不堪回首又难以忘怀的复杂感情。知青当年的放逐地，竟成了他们生命中最值得开发的一座富矿。想想看，那么多花季一般的少男少女被无情地剥夺了本应十分精彩的青春。如果对此永远保持沉默，或者故作轻松，甚至高唱“青春无悔”，那么，这种悲剧的重演还会去找别的国度吗？有位资深的政治家在二战结束后 50 年说过这样一段话：“所有这些回忆和感觉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我们应当把这些当作各种人的生活经历来尊重，不去破坏它。我们应该设法敞开心扉细心聆听他们的声音。这需要有一种回忆和沉思的气氛。”这段话对于 30 年前的那段历史和 30 年后的我们这些老知青，无疑是相当深刻的。怨天忧人已经毫无意义，对往事佯装不知更是自欺欺人。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记住它：为了民族、为了子孙、为了我们这个国家不再发生此种悲剧而牢牢地记住它。

《白山黑水》让我体察到了文发的另一个世界，感觉似乎完整了许多。但真正走近文发却并不容易。本来善长坐机关的他竟是我班最早“下海”的几个之一，这一直让我费解了许久。后来，他又从“海”中返回机关，再一次发挥自己的特长。他的歌唱得也很好，虽年近半百，但青年人喜欢的流行歌曲他几乎都

会；大学毕业已十多年了，可他最近又痴迷地拾起英语来学；电脑打字我试过多次均半途而废，而他竟能以每分钟四五十的字速打材料、写文章；现如今又出版了散文集《白山黑水》……也许这就是文发的本色——不断求索、不停进取，永远以“行百里路者半九十”的信念鞭策自己前行。这种本色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应该说是相当可贵的，这对于某些饱食终日又自认怀才不遇的年青人，无疑是一种启迪。

一个人的优点有多鲜明，那么他的缺点就有多么鲜明。文发自然也不例外。我常想，如果文发能守住一个职业，用他的韧劲与才能去潜心营造，也许今日要刮目相看了。但这毕竟是一种假设，已经发生的不能更改。不过，这并不影响我对文发的上述评价，因为一个人的生命高度，决不是仅仅靠成就事业所能达到的，重要的在于做——做事，还有做人。

我与文发同龄，颇有还没来得及大干一场就有了老之将至之感。昨日的苦痛还没有彻底清算，新的事物又潮水般地涌来。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得实在太累太累了。但我们依然鄙视平庸，渴望进取。应该说，这种品格与上山下乡的奋斗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这代人有了那些苦难垫底，无论如何也不会在灯红酒绿中迷失。于是，我愿意再一次走近文发，从他身上汲取一些精神营养，让迈向明天的脚步更从容、更坚实。

目录

序

- | | | |
|----|-----------------------|------|
| 1 | 廿八年重聚记 | (1) |
| 2 | “不在城里吃闲饭” | (8) |
| 3 | 远离故土 | (15) |
| 4 | 贴近黑土地 | (21) |
| 5 | 精神支柱 | (28) |
| 6 | 饿肚子 | (39) |
| 7 | “刮台风” | (42) |
| 8 | 过元旦 | (53) |
| 9 | 谈“家”色变 | (57) |
| 10 | 四位好同学 | (67) |
| 11 | 要准备打仗 | (71) |
| 12 | 醉在新年 | (79) |
| | (附：给革命家长的春节慰问信) | (85) |

13	三国交界处	(87)
14	站柜台	(93)
15	开照相馆	(96)
16	千山万水回上海	(100)
	(附：乡音沪剧)	(113)
17	“红与黑”	(115)
18	从写材料到当记者	(123)
	(附：西架山下筑堤歌)	(132)
19	琿春四友	(136)
20	祖 母	(143)
21	家书抵万金	(149)
22	哄别人扎根 让自己进城	(163)
23	“三同”	(170)
24	考大学	(180)
25	婚姻变奏曲	(188)
26	雪花飘	(216)
27	万里“长征”	(224)
	后 记	(238)

1 廿八年重聚记

我们这一辈人是不忘记孩提时代那首歌的：

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呀，大家都成好朋友……

新中国的同龄人熟悉这首歌。或许是共同遭受过共和国的众多苦难，人到中年，社会角色的相对固定，在走完人生的大半路程之后，卸却了部份包袱，腾出了些许精力，对昔日同窗学友，忽然激起了难兄难弟般的忆念与企盼。于是重新呼唤儿时的这首歌，在内心深处燃烧着寻觅的丝丝火苗。

高中时代这一批朝夕相处了三年半的同学，宛如当初捏在上苍手中的一把稻谷，还来不及安排发芽的温床，突一松手，便被

飘散到东西南北天涯海角。历史开了个玩笑：让绝大多数成了横遭霜雪难以萌生、罹尽旱涝芽浸叶枯的不幸种子；若要扬花时遇到和风、抽穗时飘来细雨的幸运儿却是凤毛麟角……

廿八年之后，要汇聚起当年这一把参差不齐的稻谷那艰辛的收获，又谈何容易？

热心肠的吴慧珠偕沈麟、李自强等同学，为了这份艰辛的收获，无代价地出钱出力出时间：打长途电话、挤公共汽车，找母校、跑公安，查档案、访街道，求派出所、磨居委会……他们的智慧与坚韧不亚于福尔摩斯侦探、克可勃间谍。足足花了两个月时间，出神入化地诞生了这份廿八年之后的通讯录。

1997年2月2日下午五时，上海控江中学（68）届高一（6）班同学将在河南路多多大酒店聚会。

同学聚会的通知一旦确定，这“同学”两字便极具感召的魔力：一时间，班里的团支部书记祖皆从北京飞来了；唯一的同班伉俪晓初、玉芳从宁波渡海过来了；延边的宪妹、南昌的来光、重庆的世俊、芜湖的金波也是火车汽车的赶来了；身居美国的刘文溪虽不能成行，越洋电话却追过来了；马来西亚的林道游则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书信，无疑是给聚会的一份厚礼……昔日的同窗学子纷纷踩着规定的节拍汇集到了多多大酒店。

廿八年光阴将在多多大酒店的这一个下午得到浓缩和提炼。

早到的，守着大堂的玻璃门，想抢先说出门外进来的是谁：有些同学，一眼看见便能直呼其名，真真切切；又有一些人，则是把名和姓喊得断断续续之后，总算有个水落石出；有的则要拍着自己的脑门，名到嘴边就是不肯出来；有的更是符号与模样难

以重合，狠狠踩上几脚也无济于事！

这也难怪。打从十五、六岁坐在一个教室开始，直到年近百的今天，各自已走过了不同的廿八个春秋。悠悠岁月，等于经历了三个半漫长的八年抗战。相互间留给对方的稚嫩面颊和少年英气都让岁月的年轮磨蚀殆尽。

尽管如此，同学间的那种天然亲密却还是一触即发。

聚会通知是传呼台，将天南地北同学的联络讯号一下子接通了，大家纷纷操起平时舍不得打的长途互致问候互通信息：福州的玲珍千叮咛万嘱咐，这次聚会可别将她这个外地游子漏掉啊！有几位杂务缠身的同学听到其他几位本难脱身的同学也决定回去，便推辞掉众多事由提前安排好行程。

在如此虔诚的感召下，我提前从珠海赶来。说实话，已等不及两天后的聚会了。便急急召来同过患难的声远、枝良，（道游不在国内，见见他的弟弟道苏也行。）一同去寻觅几位旧时的知己。

就象廿八年前那样，一部 25 路无轨电车在平凉路爱国路下车。尽管路边街头的旧貌早已荡然无存，本来结构布局门牌号码就不规整的公助新村民主新村，此刻更象迷宫一般。然而，我们照旧是十分昂扬和耐心地走街串巷，敲东家问西家。瞧我们这三个准老头子还如此多情地结伴寻找着昔日的同学，顿时有人瞪眼撇嘴大惑不解。他们哪会知道，此刻我们的心绪年轻得就象卅年前：结伴走在爱国路上，找黄强去白洋淀游泳，寻世俊去杨浦、东宫看电影……

让时光退回到“八九点钟太阳”般的青少年吧，这是人生的

早晨，也是产生同学的时代：我们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浴一样的春风沐一样的秋雨，也许还来不及分化高低贵贱，聊起天来不可能说半句留半句以窥测虚实暗藏杀机；帮起忙来决不会想到要给对方送个礼以达成银货两讫。这是天赐的缘分。随着时光流走，历经过人世苍桑后，当初的纯情和天真也只有在见到同学时才会重现光彩。它已经走进我们的生命里，生命不到终结它是不会离去的。

不是么？尽管四桌酒席已经摆好，全班同学仍然围住班主任郑鹏山老师、教语文的徐兆连老师喋喋不休；尤其是班里十几位当年赴延边的同学，勾肩搭背地你一言我一语地述说着那些陈芝麻烂谷子，谈起这么些鸡毛蒜皮的往事，人人就如数着传世家珍般地有滋有味。

我们的年龄是否在瞬间减少了卅岁？

本来，人皆中年，往往岁月淘空了各自的率直和纯真，换来的是含蓄与城府。然而，在同学间却是另一番景致：围聚餐桌，谈笑风生；菜肴丰简随意，酒水自斟自饮；不排主宾座次，话题漫无边际；彼此心不设防天窗大开，这是何等样的舒适洒脱！

酒酣耳热之际，王文林老师从布袋里摸出一只塑料夹，里面装着发黄的旧信封。他小心地抖落出数张试卷，都是卅年前数学兴趣小组的课题，其中有阿娟的，有小张的……王老师娓娓道来：这几位同学是有数学潜质的，能够在数学王国里得到腾飞，我一直存有这样的希望；于是，从郊县到市区、从市区到郊县搬迁过数次，这些试卷一直没有丢弃……

王老师拿着卅年前的试卷，望着卅年后站立在面前的阿娟、

小张，眼眶里装满了浑浊的泪水。

不错。文静聪颖的阿娟当年是学习委员成绩出众；敢说敢干的小张集三好学生优秀团员荣誉于一身。若不是“史无前例”，照她俩的学业，应该享有灿烂的今天和明天。可惜，就象绝大多数的同龄人一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她们，已经完全消逝了那份遥远的奢望：阿娟为了找一份工作要四处奔波；下岗后的小张遭到了天灾人祸，屡屡食宿无着……庆幸的是，同学间的互助和情谊，使她们更坚定了直面人生的勇气。

廿八年过去了，不同机遇和条件，使昔日同学的生活范畴拉开了距离。同班同学中有国家一级作曲、总政治部歌剧团团长大校军衔的王祖皆，已经为《苍天在上》、《唐明皇》、《凤凰琴》等影视剧谱过曲，也写出了象《芳草心》、《党的女儿》这样获过大奖的歌剧，他的《小草》、《两地书母子情》更是家喻户晓；也有扬名国外的历史学教授刘文溪，受聘于美国许多大学，并将女儿培养成哈佛的高材生，令人羡慕不已；也有积十几年心血，以一部《李渔研究》矗立于学术之林的黄强，他的勤奋和扎实，让众人折服……

我们的聚会，虽说没有传媒所描写的那种差距：有的衣着简朴，踩着自行车匆匆而来；有的则是西装革履，驾着私家名贵轿车登堂入室……但是，同学之间毕竟存在着顺利的、比较顺利的或遇到挫折后又成功的与那些阴差阳错、一误再误、致使失却了文化与专长而下岗、而困惑的差别。于是，有个别同学碍于自惭形秽而不愿赴约……

我十分理解。然而，历史的因缘又何曾是个人的意志所能左右？我们本该是一批优质稻种，在重点中学这块园地里得到过高

质量园艺师的精心栽培。谁也预料不到该萌生发芽、抽穗灌浆的时节，却逢霜遭雪、截源断流……期间的诸多原因并不是我们所能负责的。

我们的“大学梦”本该在1968年就圆的。廿八年之后又有几人梦能成真？十年后我以廿八岁的“高龄”圆了大学梦，比之失去上大学的同龄人来得幸运。然而，当听到一些时来运转的同龄人高唱着“青春无悔”的赞歌时，却让我觉得尴尬与困惑。我追忆着动乱、失学、红海洋、饿肚子、挖山洞、轧火车这林林总总的蹉跎，十分清楚我们这一辈人的青春早已被剥夺殆尽了。“文革”过后，老革命的政治问题可以甄别平反；老干部的工资待遇可以恢复补发；而我们这一辈人的青春年华向何处去索讨、又如何来偿还？我们这一代有资格宣称“青春无悔”么？如此，世上还有“有悔”的事吗？每每见到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的同学、同龄人，尤其是那些在当地成家，仍在白山黑水、深山老林之间，过着比他们出生地的文明落后了好几个年代的生活的上海知青们，让我“有悔”得痛心；“有悔”得疾首……

聚会的话题由远而近、自浅入深。同学们分成三三两两的交头接耳：事业蒸蒸日上者，会在人生的锦缎上继续添织着艳丽的花朵；对大多数平碌之辈来说，借助人生的余晖再创辉煌已力不从心。

可喜的是，话题并不都是陈旧古董或怨世悔人；身为人父人母者，叹息之余，往往会情不自禁地转移到为孩子辈描绘明日的灿烂：谈得最多最投机的无非是孩子的学业以至今后的抉择。

我们这一辈已经承认是生不逢时了，所以会更多地寄希望于

下一辈，不但要避免这“青春有悔”的传宗接代，而且要让自已的下一代能够响响亮亮地喊出我们这一代喊不出来的“青春无悔”！

华灯初放，车水马龙。

相互间握了十来遍的手终于松开，各自带着重逢的喜悦与惆怅，缓缓地告别了多多大酒店，融入河南路海宁路来来往往的人流之中。

我深情地目送着我的每一位同学。

前辈讲：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我们说：再累再苦，不及插队落户。眼面前，各自在生活的路上都有艰辛和苦难，可是，我们会很习惯地跨过去的，就象跨过自己多灾多难的青年和即将跨过超负荷的中年一样。

在惋惜英年早逝的体育委员金顺麒、卫生委员王惠飞的同时，内心深处也在默默地祝福健在的同学们。我相信：五年，十年，乃至再一个廿八年之后，希望仍然能够健朗地坐满这四桌酒席，象今天一样追古惜今、谈笑风生；当孩提时代的那首歌再次从心底涌动、“同学”二字再次作为团聚的旗帜时，我相信我们还是会从天上地下、河海陆地，踩着同一个节拍汇聚到一起来的。

我企盼着再次重逢的这一天。

2 “不在城里吃闲饭”

1968年12月的一天上午。

我从暖暖的被窝里伸出脑袋，只见窗玻璃上布满了原始森林状的冰霜结晶体把红彤彤的太阳分割得五彩斑斓。一阵阵大饼油条的香味是祖母在无声地催促我起床，但是我仍赖着不动。因为不用上学，又没有革命任务，我可以望着窗玻璃细细分析着图案，还可以在起床前构思出一首小诗……总之，这是一天中最适意的辰光。

隔壁一所学校正放送着雄壮的歌曲：“拿起笔，作刀枪……”这些歌词已经烂熟于心了，所以不会去认真听内容，只有“轰、轰、轰”的节奏响在耳畔。